

砚边有段子

□ 周云龙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漫画 / 崔泓

一个人的笔迹，据说和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有某种奇妙的关联。夸张的说法是，笔迹会让人“一丝不挂”。

网络时代，人们习惯键盘上打字，都不亲自动笔写字了，你想从笔迹里窥探人的个性？没门。

不过，有一群人，以写字为乐，以写字为业。当然，他们的生活状态并不全是握笔的姿势。

吾乡好友单瑞成，自小被父亲督促练字。父亲是乡村教师，而且教的语文。高考落榜后，身体单薄的单瑞成，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想着自己有点书画的底子，便跑到县城的工艺品厂，做起学徒工。在那里，他结识了一群小城书画名家，渐渐习得一手好字。现在的他，诸体皆工，大小由之，尤以小楷行书见长，在上海也成立了自己的书画院。

要谈论书法，我是外行。其实，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江湖上那些有关他的传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单瑞成师从县里诗书画印颇有造诣的鲍老先生。鲍老一见面就提醒他，书画，古人是学问之余事。学习书法的同时，要多读书，学撰对联、格律诗词。老先生在辅导七绝基本常识格式以及如何用典之后，随后布置几篇“课后作业”，见单瑞成一脸茫然，老先生开导他：文从胡说起，诗由放屁来。刚开始是臭的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会变香了。写字40年，单瑞成临帖无数，看字无数，阅人无数，牢牢记住了师父的那一句“放屁论”。因为“放屁”的鼓励，他慢慢地迷上了古诗词。

这些年，杂耍式书法开始招摇过市：丑书、双臂书、左手书、口书、足书、鼻书、闭眼书、人体倒立书，等等。某些主流媒体有时也为此类故弄玄虚的畸形创作摇旗呐喊，动辄惊叹“高手在民间”……见多不怪，单瑞成诗成一首：江湖杂耍混书林，媒体站台土变金；刻画无盐古有训，唐突

西子误童心。

前些年，单瑞成在一个老干部大学任教。一次习作点评时，他发现一位老干部的作品里，有个“突”字，少了一点，下边的“犬”字写成了“大”字。单瑞成提醒老干部要注意文字规范，老干部表示不服：xx帖上，就这么写的。确实，古代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，有时不是少一点，就是多一点，而且都有牵强附会的解释。单瑞成索性以此为题，说文解字起来：碑帖拓制时可能因石碑历时久远，字迹不清，斑驳模糊。这个“突”，会意字，你看，狗从洞穴里冷不丁地窜出，感到意外吧？突然吧？老干部会心一笑，“突然”明白过来。

有朋自远方来，想学行书。开门见山，便直奔主题，问：初学行书，选什么帖为好？单瑞成思索一番，推荐了几本名帖，建议他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。对方并不理会，偏要他直接说出哪本帖最好。单瑞成有些为难，反问他：粤菜，湘菜，川菜，鲁菜，淮扬菜，各有特点，各有喜好，进馆子吃饭，你会问服务员哪种菜系最好吗？

又一日，有青年学生夹带一卷作品，进门请单老师点评，他有意冲刺省里正在举行的某个书法比赛。单瑞成阅后点赞，心里有激情，笔底有才情。临别时，那学生突然低声问：老师是否熟悉某某和某某评委？想打点一下，不管多大代价。单瑞成也突然“变脸”：哦，你是想钓鱼？不只“河钓”，而且还要“海钓”。不过，“钓”来的荣誉，只是一种“热得快”，容易坏，使用寿命太短，到头来你还是“绣花枕头”一只！

……

熟悉单瑞成的人，都觉得他少年老成，人有点闷。其实，他那闷葫芦里藏着纸墨笔砚，也藏着不少“笑药”——段子。